

藏家客栈

■林城雨

翻越折多山后,投宿新都桥的登巴客栈。晚上辗转难眠有点悔意,翻越折多山的苦的确让我深受打击,意志开始有些消极。心想,结束吧,别再骑行了。

早上醒来,听见窗外浙浙沥沥的声音。裹着被子翘头一看,下雨了。老天爷真懂我心,就不妨在这儿多住一天吧。洗漱完毕,在餐厅里坐了下来。泡了杯茶抱在手里,隔着窗户看雨想事儿。就这么静静地调整了一天,第三天精神抖擞的继续前行。关键是我在这里认识了两位摄影师,是他们的意志鼓励了我前行。

行至半山腰,开始喘粗气,走走停停。期间很多骑手都超越了我,心里有点着急,不知啥时候能到垭口。高尔寺山成片的松树林,偶尔树丛间能看见几簇格桑花,虽不艳丽但也很养眼。最稀奇的就是在快到垭口的地方,居然遇见一只野猪,但又不确定是不是野猪。到了垭口彻底放松,心里多少有了点成就感。

经过一个小缓坡后接着又一个大大

坡一直通向雅江县城。傍晚六点的时候到达了雅江,给摄影师打了个电话,询问他帮我订下的客栈住址。还要再前行十七公里,才能到达那个叫阿志玛的客栈。路边松林里传来乌鸦的叫声,剩下的就是一片诡异的安静。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,除了泥泞还是泥泞。八点多的时候,遇到大雨突袭,比二郎山的雨豪迈许多。虽然穿上了雨衣,但寒冷像无数条水蛭,贪婪吮吸着我身上的体温。九点半的时候,终于看见了客栈依稀的灯光,心里顿时温暖。

进到院门,喊了一嗓子。随着一声应答,一名藏族老人迎了出来,帮我推车进院。客厅宽阔,一眼就看见了那温暖的火塘,急忙奔向前去。老人给拉过一条长条矮凳,又给倒了一碗酥油茶,示意我坐在灶前烤火取暖。第一口酥油茶入口的时候,浓浓的温暖和幸福袭遍全身,心里感恩老人的热情。吃过饭后,就换下那条糊满泥浆的牛仔裤在火塘前烘烤。也许是疲倦了,也许是那种到家的感觉填满了我的身心,终于挺不住了,两只眼睛开始

迷离,恍惚着打盹。老人看见了我疲倦的样子,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,用缓慢的语速对我说:“你去上面睡觉吧,我来帮你烤衣服。”我急忙推辞,老人依然坚持要帮忙,并把我拉起来,推着我去离开。我便听从了老人的安排。

准备修整一天,看主人家有洗衣机,借机会赶紧把昨天的脏衣服一块洗出来。洗衣服的时候,倒是有闲心细观察这家藏式客栈。长方形的院子宽大,举行一场业余篮球比赛绰绰有余。北面是一栋三层小楼,用山上的片石修砌而成。楼的西面是一溜平房,供旅者住宿。紧连着的就是淋浴室和小商店。南边一溜房子原本也是作为客房用的,因为面临着公路的拓宽写着“拆”字。十点钟的时候太阳从云层里冒出头来,一阵微风吹过惬意温暖。穿着大背心,挽着裤管,穿着大小不一趿拉板,游荡在这个宽大的院子里,感觉闲适恬静。

午饭后,拿了随身带的散文集去二楼的飘窗看书。吃早饭的时候,我就看中这个地方了。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身上,

身边忽然多出老人的重孙在脚边嬉笑玩耍,索性放下书陪这小家伙聊聊。啾啾呀呀的很可爱,恰巧兜里还有几块糖,一并给了他,乐呵呵的安静了许多。老人在不远处眯起眼睛,嘴里念诵经文,传到耳朵里极像一种妙音,让人静心。都说贤惠的女子眼里满满都是活儿,而我发现藏家的女子好像干活更多一些。做完了午餐,洗洗刷刷的把灶房里收拾利落之后,以为她们该休息了。没曾想,女主人和儿媳把客厅的桌椅都收拾起来,摆在一隅,说是要给地板刷漆。我有点诧异,这活也是女人做的?刷在地板上的漆其实就是普通的防锈漆,那个味道很呛人。很想搭把手,见她们做得利落,倒生怕给她们添乱了。

黄昏来了,一抹晚霞挂在了天边,那么祥和。拿着相机登上三楼顶,往东方远眺的时候,眼前的景象真是让我激动不已,那道晚霞像一条金色的哈达。举起相机,咔嚓地拍了起来。接着,夜渐渐的拉开了序幕,星星露头了,月亮也升起来了,山里的夜色真迷人。

■徐学平

记忆中,我对茶最早的印象该是父亲给的。父亲是个农民,他喝茶的方式很简单:一把普通的瓷壶,抓住茶叶倒满开水,闷一会儿就喝。我曾乘父亲不在时偷喝过一口,一种苦涩萦绕舌尖,现在都忘不了那种味道。那一刻,我天真地以为茶是天下最难喝的饮品,甚至猜想它这辈子再也不会走进我的生活了。

去年初春,我应邀到南方去参加过一次笔会。闲暇之余,便陪同文友来到一横跨溪水之上的茶坊。斗大的“茶”字招牌迎风飘扬,茶艺姑娘正在娴熟地烫壶、置茶,但见她用一竹制的茶匙将茶叶从罐内轻拨入壶中,随之温杯,优雅凤凰三点头式的高冲,关公巡城似的低斟,尔后,分茶,敬茶。和着轻缓的音乐节拍,一套自然、流畅而优美的茶艺动作完成,包含着无限韵味,我不禁看得醉了。

一杯香茗悄然呈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闭上眼睛,轻嗅之,那一股新茶的清香,连带着茶乡女子的兰惠气息,扑面而来。乡人啜了一口,茶液从喉间轻滑而过,由丹田涌出一股既暖味而又确切切存在的甜美,神智在茶香的氤

氲中渐渐升华,身子便也跟着空灵飘逸起来。在清幽的茶香雾气里,我的心情随着袅袅的香气飘摇、散发、弥漫,仿佛自己的心灵正在这茶水里浸润,不觉中也纳上了一缕地道的馨香。

一缕茶香飘过,总是淡淡的,不似酒那样浓烈,不似花那样馥郁,浅浅的清香令人感到宁静而从容。浅斟慢饮,微微的苦,淡淡的香,继而是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,最后,一切又都归于了平淡。茶性本苦,但茶性亦甜,只有会品的人才能明白。这让我感到茶也是有生命力的,犹如一个怀才不遇的人,正寂寞地等待着他人的欣赏。

鲁迅先生说: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“清福”。然而,在纷繁忙碌的现代生活中,能够真正坐下来享用这份“清福”,有时倒成了件奢侈的事情。居陋巷而单食瓢饮的贫者没有饮茶之闲情,住豪宅而华衣锦食的富者不屑品茗之雅趣,那么不贫不富的芸芸众生呢?终日名为利忙碌,不能自持,又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与一杯清茶为伴。

初恋茶滋味,只因清幽的茶水可以让我洗净尘心、滤去浮躁、远离尘嚣,让灵魂中永远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世界。

初恋茶

赠我一轮明月

■王忠美

月光如水,凉风习习,五祖菩提树下参佛悟道,寺庙破旧,少有人顾。一夜,竟有一贼来盗,被五祖发觉,知为生活所困。五祖聊赠山上唯一可充饥的六只红薯,怕其迷路并送其下山。分手,五祖感觉风大,脱上衣相赠,助其御寒,五祖自是受冻肠胃绞痛一夜。

翌日,五祖清早开门,竟发现六只红薯洗净放在门前青石上,佛衣叠放整齐亦在其上,五祖双手合拢,“阿弥陀佛,我送你一轮明月!”

短短的一个小故事使我怦然心跳,感到我顶上也有一轮明月相照,因为,有人也曾赠我一轮明月。

已记不清是哪一年的秋天,由于赶作业而没能追上同路的小伙伴,当我做完作业,已是夕阳西下,我背上书包一路小跑往家赶,途中经过一片正挂满红灯笼的柿子林,夕阳的余晖给这个个跳跃的灯笼染上一层金黄,不遗余力的吸引着我的眼球,我前进的步子不知不觉拐进了柿子林,林子里很是安静,每个金色的小灯笼都在向我微笑招手,我心里有一股莫名的冲动,我只摘两个,他们不会发现吧,我穿枝拂叶,躲过狗,钻进林子的深处,踮脚仰首,终于抚摸到了那些可爱的灯笼。

我匆忙摘了两个又红又大的柿子转身逃跑,一位老奶奶从天而降一样站在我身后,金黄的田野,龟兔赛跑,我多像一只蹦跳的兔子,老人就是可怜的老龟,我一定是马驹一样的驰骋,将躲在稻谷地理偷嘴的鸟雀扑棱惊起乱飞。我一停,耳边分明的

传来有追逐的脚步声,尽管有点儿远,可徐急不断!但我不敢回头,害怕她认出我来!

我开始恨她了,这样的角逐,何时结束?有没有尽头?不就两个柿子吗?我开始气馁了,就像马儿在风中奔跑,马比风的速度要快,可马永远跑不出风的世界。我害怕了,我听到了自己剧烈的心跳,书包不见了,柿子摞地上,我钻入了高粱地,一个劲儿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老人一望无际的高粱地,嘴动了动,坐地上喘息了很长时间,捡起我的书包,拾起柿子凯旋归去!

完了,整整的一个下午,我的心是忐忑,我的魂游荡在原野上。直到夜幕降临,母亲远远的呼唤着我的乳名,我才怯怯的灰鼠一般的钻进家。

家中的饭桌上放着一竹篮金红透亮的柿子,一旁还有我的书包,我不敢吱声!母亲一个劲儿埋怨,你啊多粗心,帮奶奶干活,书包都忘了,咋不早点回家?我心猛地一沉,眼泪流下来了,涩涩的正如没熟透的柿子!我看着那篮子金灿灿的柿子,我感到了人类心灵最美的品质:宽容的温暖。安德鲁·马修斯在《宽容之心》里对宽容有一个美丽的解释:“当你的一只脚踩到了紫罗兰的花瓣上时,它却把芳香深留在了你的脚上。”

事情过去很遥远了,老人都早作古了。我也东奔西忙,但那场秋日里原野上的角逐,那三寸金莲的执着,始终无法忘记。它让我学会珍惜真情,面对伤害,它教会我宽容,我从此没有拿过任何一点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,因为老人是我心中的佛,是我心中的五祖,她赠我一轮明月!



荷 嘎子画作

夏

■嘎子

夏,终于立在了眼前
 一块灰暗的无字碑,驮着
 灰暗的江水,一溜
 撇钢铁更硬的货船
 揪住了,春天最后的衣襟
 地上,山头与树林朝后奔跑

马蹄不停,那一声吆喝
 钻进厚云,戳破
 水湿淋漓的天幕,夏天呀
 终于像一块石碑立起
 雨从头顶浇下,脚
 深陷在灰暗的泥泞

水之石

■王涛

上山捡雨花石,若是选在艳阳高照的晴天,那是大错特错了。不管怎样的雨花石精品,被泥浆或灰尘包裹,你是很难见到它的真容颜的,就像生在民间茅舍中的美女子,不洗净了脸上的烟垢,不穿几件鲜亮的衣服,是很难看出其丽质的。富藏雨花石的山,并不真的是山,是采沙淘汰下的鹅卵石堆,日积月累,渐渐有了山的气象,正是这些灰不溜秋的石堆间,蕴藏着无数被喻为“天然玛瑙”的雨花石。而上这样的山挑选雨花石的最好天气,竟是大雨滂沱——经过雨水的冲洗,雨花石才能露出庐山真面目。这样想来,雨花石不是石,真的是花了,只有经过雨水的浇灌,它才能妖娆

地开放,诚如民谚中所说:“雨花石,沙中埋;雨不洒,花不开”。雨天爬石堆,滑溜溜的,其艰难可想而知。但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,没有这样的“寻宝”精神,休想觅得人无我有的石中精品。

南京的雨花台,相传因梁武帝时的高僧云光法师在此讲法,感动上天,落花如雨而得名,那么,南京东侧灵岩、横梁和月塘、铜山、青山、谢集等乡镇盛产的这种小石子,是否又因雨花台而得名呢?

向前追溯,雨花石的形成,恰是孕育于水中的。千万年前,喜马拉雅山运动中的岩浆喷涌而出,冷却后裹挟在水流中,顺长江而下,长时间经受冲刷,相互磨砺,在古长江入海口附近沉淀,沉睡于砾石层中,遇人工开采,终于重见天日,大放异彩,加上

人的智慧,又有了名目繁多的内涵。这使我想到了人的孕育过程。原来雨花石和人一样,也是在水中孕育成长的。只不过胎儿期的人悬浮在羊水之中,靠一根脐带吸收母体的营养,而雨花石,悬浮在浩浩荡荡的水流中,凝天地之灵气,聚日月之精华,孕万物之风韵。那样的水流中,并不是每一粒石子都有机会成为雨花石,它们中的大多数,成了鹅卵石,这是石中的芸芸众生,其中的佼佼者,才有机会成为雨花石,成为人们滋养在盘盂中赏玩不已的佳品。

被发现的雨花石,是不适合藏在匣中,裹在锦囊中的,它的最佳去处,是用一只洁净的白瓷小碗或钵盂,用清水养着,像养五彩斑斓的小金鱼一样。我在仪征月塘的雨花石一条街参观过好几家店铺,

他们都是这样在玻璃柜中供养雨花石的。“仪真瀕江,土脉秀异,或过雨,或治地,每得石子,皆奇润可爱,诸色备足。”元中统五年夏六月,郝经出使南宋,囚于真州(即仪真,今仪征),闲来无事,以收藏雨花石为乐,曾作《江石子记》一文,是描写雨花石不可多得的散文佳作。

其实,雨花石只是通用的名字,当地人称雨花石还有一个名字,这个名字我觉得更好听,更能体现雨花石的秉性:活石。既然是活的、有生命的石子,又怎么脱离得了水呢。一切生命都离不开水。雨花石因为水,又格外有了灵气。

智者爱水、女人如水、柔情似水、上善若水……,使许多美好的灵性之花灿然地绽放。这其中的一朵,叫雨花石。

青青河边柳

■林旭

河边的柳冒出了鹅黄色的新芽,芽尖绒绒的,小小的,如同一粒粒露珠趴在枝条上。

真的,我对柳的认识正是从那些河边柳开始的。春天悄悄来到高原的时候,总是她们先冒出芽儿,率先吐绿,报道春的信息。而后,芽儿由淡而深,浮出一层绿烟,变成细细长长的柳丝儿低垂下来,飘呀飘的,直让枝头点进水面,在朝晖中轻歌曼舞。

春意渐浓,已由嫩绿色变为深绿的柳,沿长长的堤岸掀起一道珠帘垂垂的走廊。倒映在河面上,使河水也染上绿色,仿佛一河剪碎的青叶向西南飞去。许多不知名的小鸟在婀娜的柳枝间鸣叫着跳上跳下,空中充满了它们呢喃的繁音。那情景,仿佛是一首赞美复活的歌,一曲表

现生命的舞。

阳春三月,百花吐艳,花儿们如同善于梳妆的姑娘,尽情地用各种颜料来炫耀自己的美丽,惟独柳默默地低着头,无声地为春天的生命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,将柔软的手臂轻轻垂下,好像慈母一般轻抚着儿女的脸。走在长长的步道上,会觉得像进入一个满是翠绿的梦,拣回一个儿时时的故事。

清明时节,细雨像微尘般地飘着,又轻又细,听不见渐渐的响声,也感觉不到雨浇的淋漓。只觉得这些柳像新浴出来的少女的头,裹着湿漉漉的绿雾,轻柔地滋润着大地和人心。夜幕拉下来了,透过柳叶和雾隙间或看得到一两颗闪亮的星星。柳就是这样,总是惯于把自己置于峭寒和细雨的前面,呵护着我们走进暖暖的夏天。

一年一年,我就这样穿行在这些柳的下面,从春天出发,又走到冬天。

一天,我见到一位老人摩挲着一棵柳树,久久地,久久地打量,目光像阳光一样温暖。那是一棵什么样的柳啊,那纵横交错的鳞状树皮,正如同这位爱抚着它的老人一样,满是沉默苍老的皱纹。我情不自禁停下来,走向老人。攀谈中,老人告诉我,这些柳,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种下的。当时,他们把公路从川西坝子修到高原,又从雪山修到这个名叫三家寨的地方,一边修一边种下这些树。几十年过去,他们那批筑路工早已经白发苍苍,还有许多人已经不在世了。他这次回来除了看看三家寨到底成了一座什么样的新城,还要代表老伙计们来看看这些树。

老人说,那时,新中国成立不久,经济困难,百废待兴。修路时他们也想栽些有花有果的树,可这类树要么身子娇贵,栽下去活不了,要么没钱买种子,有的甚至还得有专人服侍。只有烂柴贱,任凭一截

枝条,几捧沙土,插到哪里,活到哪里。这样,我们的路修到哪里,也就把它们插到哪里。你看,一晃五十多年了,他们还活得这样旺盛。

那一刻,我望着老人一双闪烁着坚毅目光的眼睛,渐渐地眼前模糊了,两行热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柳啊,真不愧为树中君子,在沉默中蕴积冷静的自信,在低调中显出平凡的率真。有一缕清风,她便大口呼吸,洒一点阳光,她便生长绿色;给一点土壤,她便重抖生命的旗帜,这是何等的超凡脱俗!

“城中桃李须臾尽,争似垂杨无限时。”从唐朝诗人刘禹锡这句诗里,我们足以感受柳的真性情,并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:红尘中我们唯一能做的,是在不尽的追逐中过滤出心中的恬静,像柳一样在不粉饰的平凡中活出真我的风采。

我越来越喜欢柳树了。

冬赏树

■锦瑟

喜欢冬天,是因为冬天的树。

树,是冬日里一道别致的风景。寒冷的冬天里,树是沉默的,也是坚强的。光秃的枝桠怒指向日,像是一种无言的抗议。走在剑拔弩张的枝桠下,仿佛能感受到树的高傲与倔强。怒吼的风,刺骨的冷,也未能将树压弯。

每当遇到难事,我总喜欢在冬日的树下行走。树的坚忍与执着,给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。行走在树下,有时驻足凝望,总能感受到一种无言的鼓励。仿佛,在树与我之间,有着一一种无需诉诸言语的默契,像两个多年的故友,不需要言语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冬天的树,交错的枝桠,是它的风韵。在其他的季节里,片绿叶叶遮盖住了树枝,少了淋漓尽致感觉。唯有在冬天,片叶不存,树枝显露无遗,也将树的坚韧展示得格外清晰。脱去了绿衣,冬树完成了从稚嫩到坚强的转变,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

在下雪的天气里,树也是令人感动的。皑皑白雪压弯了树枝,一身银装的树显得晶莹而亮丽。雪,是天空对树的爱抚。静享享受着爱抚,树是沉默的,也是雀跃的。和冬天里的其他日子比起来,此时的树多了几分俏皮,寒冷的外表下,透着隐约的暖意。树与雪,难舍难分,在冬天的日子里,相依相偎。

冬天的树,看似严酷,却有着鼓舞人心的希望。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站在冬日里,眺望着春天,看着春天如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女子,婀娜多姿地慢慢走近,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春天,不再遥远,而是在树的目光中,一步步走进。这样的期盼,成了寒冷冬日里,温暖人心的一丝坚韧力量。

冬日赏树,是浪漫,也是温暖的。



兰。嘎子画作